

序 季羡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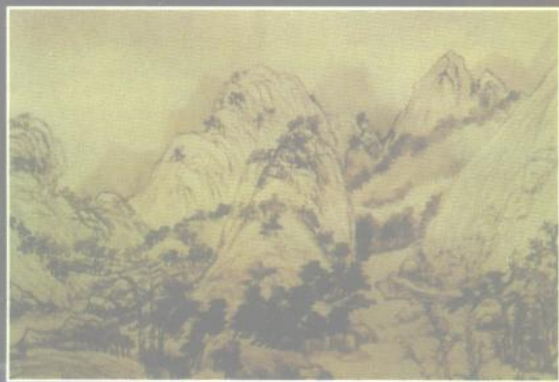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上可谓独树一帜。但文化是抽象的东西，它必须有载体才能表露出来。最主要的载体是文人，有文化的人，而文人又必须借自己的行动和著作，把文化呈现出来，流传下去。这一套《东轩书趣文丛》是一套别开一面、独出心裁的书，它以文人为主体，表现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它是以简洁鲜明的文体，生动活泼的意象，通俗而又深刻地表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

东轩书趣文丛

17

北“风”与南“骚”

陶礼天 著



华文出版社

东轩书趣文丛

北“风”与南“骚”

陶礼天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风”与南“骚”/陶礼天著.-北京:华文出版社,
1997.2

(东轩书趣文丛)

ISBN 7-5075-0579-0

I. 北… II. 陶…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古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3634 号

北“风”与南“骚”

著 者: 陶礼天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 方 舟 张惠军

封面设计: 刘林林

装帧设计: 文 珺

经 销: 新华书店

社 址: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 话: 63099271 63097990

邮 编: 100800

印 刷: 朝阳科普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7.625

版 次: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075-0579-0/Z·145

定 价: 15.00 元

华文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华文版图书, 印装错误, 随时退换

《东轩书趣文丛》

顾问：季羨林 周一良 邓广铭 袁行霈

策划：鄢书平

主编：严平 洪宜山 方舟

主审：吴修书

编委：杨必君 刘济社 苏登高

张方 张宏 郑柯

王学泰 汪春弘 孙克强

张耀南 郭榕 谭明仪

晓怡 阳仁生 张惠军

陈赓灿 高建中 蔡永生

审稿：邵铁真 徐顺生 应祥烈

朱京 杨双才 石斌

李珉 邹英毅 王德意

责任校对：常再昕

(排名不分先后)

《东轩书趣文丛》序

季羨林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上可谓独树一帜。

但文化是抽象的东西，它必须有载体才能表露出来，最主要的载体是文人，有文化的人。而文人又必须借自己的行动和著作，把文化呈现出来，流传下去。

这一套《东轩书趣文丛》是一套别开生面、独出心裁的书。它以文人为主体，表现中国文化的多彩多姿，花团锦簇。它不是高头讲章，不是枯燥无味的“中国文化概论”，这样的书让人望而生畏，读而味同嚼蜡。它是以简洁鲜明的文体，生动活泼的意象，通俗而又深刻地表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它是一套好书，相信会受到读者的欢迎。是为序。

1996年12月10日

目 录

一、文学与地理

- 1、从人文地理学门外谈起 (3)
- 2、南北文化“感觉区”及其它 (12)
- 3、“正朔”意识及南北异同论 (17)

二、北“风”与南“骚”

- 1、《风》诗的地域风格 (27)
- 2、《楚辞》的景观美学 (45)
- 3、空间风格与时间风格 (62)

三、清绮与气质

- 1、意制相诡的本位心理 (69)
- 2、山水与美人的艺术变奏 (74)
- 3、质实与清灵的复合 (98)

四、兼善与偏美

- 1、崇北抑南的“兼善”理想 (119)
- 2、从肆纵精神至退敛之境 (130)
- 3、边塞诗与山水诗的精神流变 (143)

五、唐宋体与南北宗

- 1、北人不拾江西唾 (167)
- 2、归趣“唐体”及南宗禅的诗学论旨
..... (180)
- 3、南北分宗的文艺批评观 (197)

六、司马迁的地域文化观（代结语）

- 1、地域的与一统的 (220)
- 2、文化地域分区论 (227)
- 3、鲁一变，至于道 (234)

后 记..... (238)

1

文学与地理



华夏文化自远古以来，在辽阔国土上发育生长的过程中，其整体风貌、精神气质就明显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性。表现在文学上的南北之分、地域之别，更为历代谈艺者所常言。长城饮马、河梁携手，乃北人之气概；江南草长、洞庭始波，为南人之情怀。北有俊鹳盘云、横绝朔漠之气；南具月明画舫、缓歌慢舞之观。所谓“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从文学地理学的观点看，我国迄今有关文学与地理之关系的研究，是丰富而又深刻的，然而其观点纷纭芜杂，不鲜扞格难通之言。笔者以为其重要原因，似在于缺少自觉的“学科”意识，而造成一些任意解说之倾向的存在。文学地理学的有关思想，确实渊源流长，东、西方都可以追溯到很古的时代，不过它的正式产生，是在本世纪的四、五十年代，而我国至今尚未能建立这门学科。只有弄清其学科性质及其理论构架，才有可能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基于这种想法，下面拟从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社会学的交叉角度入手，谈谈有关问题，并就其理论建构，略作初步探讨。

1、从人文地理学门外谈起

要想对“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性质进行理论界定，不得不先从人文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谈起。人文地理学又称人生地理学，它“是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扩散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结构的一门近代科学。”（李旭旦《人文地理学引论》，见《人文地理学论丛》第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人文地理学着重研

究地球表面的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所形成的现象的分布与变化，人地关系是其研究的核心内容。

中国古代“前人文地理学”的思想异常丰富，对人地关系的探讨也甚多。早在《周易》中，就提出过“文明以止，人文也”的观念，并还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及“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等观点。归纳起来，我国古代主要有三大类型的人地观念：一是偏向强调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如《礼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二是从生产方式着眼，强调自然条件与人类生存的相互关系。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论“邹鲁文化区”云：“邹鲁滨洙、泗，扰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龌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颇有历史眼光和辩证思想。三是强调人类的能动改造作用。如《孟子·公孙丑下》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观点。《荀子·天论》认为天人相关，人类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到中唐的刘禹锡，在其《天论》一文中，进一步发展了“天人交相胜”的思想，认为“万物之所以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与人，万物之尤者尔。”其实，研治学术主张天人之际的思维方式；谈人生理想，追究天人合一的终极价值；论文学艺术，重视南北文化地域的分野与调合；立生民大计，虑及地理与人互动的关系，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人地观不仅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要讨论中国古代文学地理问题的理论前提。所谓人地关系，其“人”是指社会性的人，其

“地”是指空间上存在着地域差异的地理环境，它包括在人类作用之下已经改变了的地理环境，即经济、文化、社会的地理环境。总之，人地关系就是指人类改造与利用地理环境，增加适应能力，同时地理环境也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地域特征和地域差异。人地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不仅是自然科学也是社会科学如哲学、历史、文学等必须探讨的对象。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避免“环境决定论”的错误，发掘出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学“特质”的内在原因。从文学与地理学的关系看，文学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子学科即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美学的分支即文艺社会学的一个支脉，因而文学地理学实质是一门边缘学科。

文化，广义地说，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是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各种文化因素的分布结构、形成条件，以及文化景观、文化生态的地域特征、演化发展等内容。其分支学科主要包括文化生态地理学、文化景观地理学、语言地理学、宗教地理学、风俗地理学、建筑地理学、文学地理学及艺术地理学等。美国当代地理学者罗伯特·霍夫帕尔，在《美国的文化地理学》一文中，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文化地理学及人文地理学与其它子学科的不同。首先，他认为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范围很广泛，并无完全明确划一的研究对象，只是从特殊的角度看世界，并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倾向和成果；其次，与人文地理学其它分支相比，文化地理学更强调“地表”所发生的文化差异；再次，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中心是人地关系。他认为可以这样下个定义，即“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并着重

强调人类社会中的文化差异对这个关系的影响。”（文见《中美人文地理学研究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美国另一当代地理学者德伯里认为，文化地理学主要研究文化景观、文化发源地及文化传播三大方面内容，而“文化区域的鉴别、定义和分析，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中译本第 105 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可见，不管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多么“芜杂”，研究的范围多么广泛，但从人地关系这一人文地理学的核心出发，它致力研究的是文化与地理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它不是讨论一般人地关系的原理，而是专门讨论人类文化与区域地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其范围既是宽泛的也是相对狭窄的，其广延度既是确定的又是界限模糊的。文化从狭义的角度说，主要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组织机制等内容，文学艺术是与政治、哲学、宗教等并列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作为文化地理学的分支之一的文学地理学，它的对象较为明确，范围也有边界可寻。

从人地关系的理论前提出发，文学地理学虽然也要探讨文学与文化地域的关系，涉及众多的如文化丛、文化圈、文化区等文化学问题，也还涉及到区域地理学的文化景观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内容，但它的对象是文学而不是其它，它致力研究的是文学的地理风土质性以及其主、客观方面的成因，所要确立与品鉴的是文学不同地域的空间风格特征，并进而探讨这种地域的“空间风格”向超地域的“时间风格”之演变过程及其发展规律。换句话说，它不仅要研究文学与地理之间直接的“自然”关系，而且还要探讨文学的地域风格、风

土质性、景观特征，及其日益腾离原生的地理空间而走向艺术自律化的过程。与文化地理学其它有关分支学科相比，文学的地理风土质性更为显著，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活动的影响也更为深远。而其它文化形态如政治体制的建立与政治观念的产生，虽然最初必然与一定的地域环境、自然条件以及生产方式相联系，受到特定的自然环境的影响，但历史是人类创造的，社会发展自有它本身的客观规律。比如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这种社会政治体制的演变，东方西方，发展攸同，并不受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的多大影响。那种把地理的自然环境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典型的环境决定论。如法国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气候的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和勇气，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懦弱，必然引导他们落到奴隶的地位。”这种思想的谬误性自是不待证明的，从中也能使我们认识到把地理环境与政治、法律等社会意识形态仅以因果关系联系到一起，必会犯机械主义的错误。其实，从文化传统看，中国古代并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环境决定论的思想，正如上文曾说，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最为重视天人合一的。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学与政治、法律、哲学等其它意识形态相等同，撇开作家受到地域文化的濡养、山川之美的陶冶不论，文学是要描写自然美的，注重形象和情感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作品的意境，是文化地理景观的独特反映。景观包括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如中国古代的山水诗就偏向于自然景观的表现，而怀古、咏史之作，多少表现了人文景观、历史景观的内容。文学的媒体——语言也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即方言性质，词汇运用、语言音韵均有地域的差别。刘师培

《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云：

夫声律之始，本乎声音。发喉引声，和言中宫，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微言中徵，羽商角响高，宫羽声下，高下既区，清浊旋别。善乎《吕览》之溯声音也，谓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娥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则南声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故神州语言随境而区，而考厥指归，则析分南北二种。

接着又指出“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比如《楚辞》就采用了大量的楚地方言词汇，所谓楚音、楚语，从而形成了《楚辞》独特的艺术特色。另外，中国的文学尤其是诗词，讲究典故的运用，而“典故意象”往往是深深积淀在不同的地域文化土壤之中的。联系这些文学的特质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文学的地域分野要比哲学、宗教等更加明显，也就是说文学艺术与文化地域的关系，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直接相关性。对南北朝的文学，我们一般赞同唐初史家魏征、李延寿及李百药等人所谓北重“气质”而南贵“清绮”的品评，气质与清绮正是对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学的地域风格的一种抽象概括。而政治、哲学、宗教等，尤其是在中国封建王朝的一统意识下，它们往往要求整齐划一，而且它们与地理的关系，需要通过许多中介过程才能发现二者之间的某些联系。不过反过来说，正由于这种联系的存在，中国的哲学、宗教等，在致思途径、宇宙观念、终极价值等一系列问题上，也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南北差异。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子学不同论》云：

东周以降，学术日昌，然南北学者立术各殊，

(南方学派起于长江附近者也;北方学派则起于黄河附近者也。)以江河为界划,而学术所被,复以山国泽国为区分。(山国泽国四字见《周礼·掌节》)山国之地,地土浇瘠,阻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实际,修身力行,有坚忍不拔之风。泽国之地土壤膏腴,便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虚无,活泼进取,有遗世特立之风。

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哲学思想,在先秦时期存有南“道”北“儒”的对立,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研究上有着南究“义理”而北重考述的不同,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书·儒林传》)佛教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炽盛,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步步走向中国化的道路,受到南北文化地域不同学术传统的影响,北方重乎渐修,南方贵乎顿悟,禅宗于唐代正式创立后,遂有南宗禅与北宗禅之派别,“南顿北渐”的特色就更为明显。中国古代佛教地理学方面的思想,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批评观念影响甚大。不过作为一门学科来说,同中国文学地理学一样,中国佛教地理学的研究,迄今也基本处在起步阶段,亟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它是属于国别和部门宗教地理学的分支,“宗教地理学是研究宗教与地域空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它介于宗教学和人文地理学之间,以探讨宗教与地域二者的相互依赖性为主(卓新平《西方宗教研究导引》第1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从中国哲学、佛教的南北差异来看,它们明显不同于文学,与地域的自然环境的关系微,而与其它文化中中介意识系统的关系著。因而如要研究中国宗教地理学的话,其核心内容,就应该是以哲学、宗教思想在不

同文化地域中的思想传统与思想演变以及教派宗风特色等方面的问题为核心，其主要考虑的是与地域的文化渊源、文化传播等方面的相关性，而与文化地理学中的景观、生态等方面的内容就可以很少涉及了。不过，文化生态是宗教生态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自然景观与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密切相关，而且“地貌特色在宗教中的反映与折射”现象，也是宗教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只是它不像文学地理学那样，把地理景观作为一个直接的重要的研究对象来看待，这是文学本身的独特性所规定的。

文学地理学的归属性，又可作为美学的分支艺术社会学来看。仅仅着眼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来立论还不够，尚还是一种“单因论”，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其发生发展是异常复杂的，把文学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来进行分析，就必须把它与政治、哲学、宗教等最为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自然又直接与特定文化地域中的哲学、宗教等思想传统、学术思想相互贯通。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具有不同文化地域特色的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视为居于文学与地理之间的中介系统，因而文学地理学的属性，自然也可归入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范围。艺术社会学“就是联系艺术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研究艺术品的形态、特征、风格变化、功能价值和意义的学科。”（滕守尧《艺术社会学的描述》第33页）它研究的重点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艺术与特定的审美态度、审美理想等因素的关系上。文学地理学也要研究文学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也要研究其审美态度与审美理想。如《诗经》和《楚辞》，可以作为先秦时期中国南北文学的两大代表，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就